

珠玑录

禁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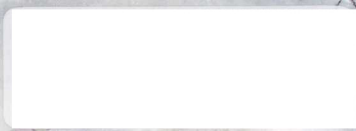
尤四姐 著

一部让无数读者挑灯夜读的古言经典
一个抽丝剥茧层层揭晓的动人谜底

宫廷是接连不断的阴谋诡计的中心。
即便爱一个人，也是用智，而不是用心。
越是情深，越要不动声色。

上

JIN TING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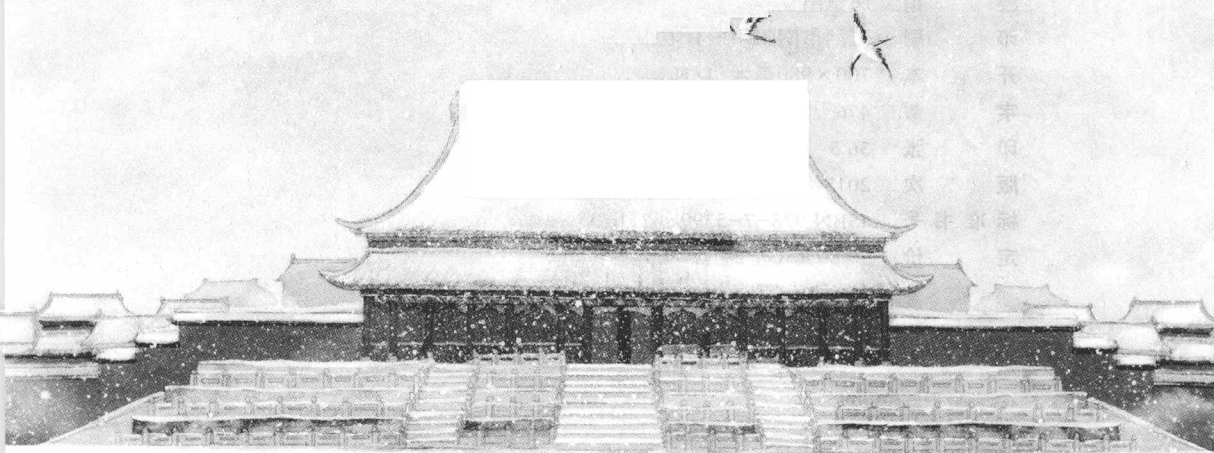
珠玑录

禁庭

尤四姐
著

上

JIN TING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禁庭：全2册 / 尤四姐著. -- 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5399-8211-3
I. ①禁… II. ①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65112号

书 名 禁庭
作 者 尤四姐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 题 策 划 王晓萌
责 任 编 辑 姚 丽
文 字 编 辑 王晓萌
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476千字
印 张 36.5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，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8211-3
定 价 59.80元（全2册）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长命女

唐·冯延巳

春日宴，绿酒一杯歌一遍，再拜陈三愿：

一愿郎君千岁，二愿妾身常健，

三愿如同梁上燕，岁岁长相见。

目	录
第一章	入宫 1
第二章	双姝 10
第三章	册封 27
第四章	并枕 44
第五章	天赋 57
第六章	偕行 74
第七章	采菱 92
第八章	暗香 101
第九章	乞巧 114



JIN TING

目

录

第十章	行刺	129
第十一章	和解	150
第十二章	私语	161
第十三章	故人	176
第十四章	奈何	192
第十五章	取舍	215
第十六章	骤起	240
第十七章	西挟	257
第十八章	夜火	276

目

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|-----|
| 第十九章 | 香珠 | 289 |
| 第二十章 | 废黜 | 304 |
| 第二十一章 | 横祸 | 318 |
| 第二十二章 | 假意 | 332 |
| 第二十三章 | 孑然 | 345 |
| 第二十四章 | 风怀 | 366 |
| 第二十五章 | 苍苍 | 385 |
| 第二十六章 | 移花 | 398 |
| 第二十七章 | 南行 | 410 |

下

JIN TING

目

录

第二十八章	一心	433
第二十九章	破竹	445
第三十章	山河	458
终章	封后	476
番外		489
临渊		501

珠玑录系列

第一章 入宫



桐月中，今年的春分来得比往年都晚。闰二月的缘故，原本清明时节天还微凉，如今却已经换上春衫了。

昨夜下过一场急雨，空气里残存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。秣华推窗看，楼台灯火、远近笙歌，在晨曦中渐渐凉了下來。建安城中多杨柳，待得日上角楼，一阵熏风吹过，漫天都是纷扬的柳絮，宁静而强大地包裹住整个煌煌帝都。

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白，下过春雪似的。她低头一吹，柳絮身轻，佯佯坠下楼，随风又飘开去了。

崔竹筵来时，折了枝新柳递与她：“黄门已经在外候着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
她颌首，提裙迈出门槛，复回头看他一眼：“先生，我此去必要达到目的。如今不是我需要他们，是他们需要我，对不对？”

崔竹筵眸中浮光隐现，欲劝她，还是把话咽了回去，只说：“我人不得大内，万事须靠你自己。你要小心，宫中和外面不同，一句话、一个眼神，都要控制得当。”

她嗯了声，忽而婉媚一笑：“汴梁离建安很远，待我到时，先生会在那里等我吧？”声音渐次低下去，几不可闻，“我能依靠的，只有先生一人了。”

她在他腕上一按，很快收回手，由女使搀扶下了台阶。他怔了怔，那力道留不住，也当不得细品。回过神来赶出去，正见她立在车前对来接应的黄门客气道谢：“有劳中贵人。”然后登车。两边垂帘放下来，驾车的拨转马头，扬鞭朝铜雀大街方向去了。

绥国的皇宫建在凤山上，从中瓦子过清河坊，再往前就是和宁门。她的身份有些特殊，不能走丽正门，得绕个圈子从东便门进大内。黄土道虽平整，偶尔轧到瓦砾，车便狠狠一颠簸。她抓住围子上的腰箍，手指用力嵌了进去。

今天是清明，以前每年都要出城扫墓、祭奠亡母，今年倒好，故去十几年的母亲突然活了，变成了当朝太后。想来过去一直是爹爹骗她。这秘密隐瞒了那么久，在他过世两年后终于还是捂不住了。也是很多的机缘促成——崇帝驾崩，改元太初，现在坐朝的是高斐，她同母异父的弟弟。她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她母亲这些年是怎样费尽心机遮掩的。她只是可怜爹爹，明明可以走得远远的，却要忍受屈辱留在建安，造一座衣冠冢，碑上刻着爱妻，每天隔着望仙河远眺禁苑高墙。这么做，终究是割舍不下，爹爹是爱着她的。

因为被爱，所以抛夫弃女，有恃无恐。她不像爹爹那样大度，她讨厌那个所谓的母亲，郭太后必定也不喜欢她。但因为这段血缘尚且存在利用的价值，彼此不得不隐忍罢了。

车轮滚滚，渐至门禁，她挑帘往外看，宫苑巍峨，那门楼高得令她无法想象。她曾经跟在爹爹身后远望过，隔了几重里坊，并没有太直观的感受；现在它就立在她面前，飞檐翘角、雕梁画栋，无形中巨大的压迫感箝篱似的倒扣下来。她心头徒地一紧，连呼吸都变得异常沉重。

如果退缩，也许还来得及，可是不能。她要去钺，要接近殷重元，身后就必须有绥国做后盾。她知道两国正在联姻之时，宗室之中已经没有适婚的公主可嫁了，现在认亲，必有它的妙处。他们所求，正是她想要的，错过了，一辈子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。

车前放了一张朱漆矮凳，小黄门擎起手臂让她借力。她从车上下来，两边禁卫见状拦阻，遥遥问话：“来者何人？”

黄门取出鱼符呈上去：“奉太后之命带女郎入宫，请效用^①放行。”

那效用验过鱼符，扬手一挥，禁卫散开了。引路的黄门哈腰比了比，引她直往大内。

毕竟还是有些紧张，她用力掐紧两手，待到慈福宫时提裙上丹陛，风从指间流淌过

① 效用：宋军中的高级军士。

去，冰凉彻骨。

垂首进正殿，但见一片绣着凤纹的裙角飘进视线。她敛衽叩拜下去：“小女秭华，恭请太后长乐无极。”

她伏身在地，一双手探过来，微颤着扣住她的肩头。太后难掩哀伤，哽声道：“秭华……好孩子，快起来。”

她这才抬起头，第一次正视这位同在一座都城，却阔别了十五年的生母。

郭太后虽然已是太后，但年纪并不大，不过三十出头，平日保养得宜，容色没有半点衰退。秭华望着她，也许是天性使然，不觉得陌生，哪里见到过似的。可是细一想又不免好笑，原来这份亲厚不是源于别处，是出自她镜中的影像。母女那么像，连滴血认亲都不必了，真省了好些事。

太后眼中含泪，细细打量她，连声说：“是真的……真好，我的孩子，娘娘每天都在想你。”

郭太后把她抱进怀里，眼泪落下来，打湿她臂上的画帛。论感情真的没有多少，为什么要哭呢？她知道他们父女在建安，十五年连一封书信都没有，为什么要哭？可是没来由地，秭华心头郁塞得厉害，一阵阵委屈翻涌如浪，遏制不住，她便也低声抽泣起来。

太后这么多年在大内，早就练成了收放自如的本事。圣母失态，叫左右看了总不好。她止住哭，牵秭华在屏风床上坐下，见她脸上犹有泪痕，卷着帕子替她擦了擦，温声道：“这是娘娘寝宫，自在些个，不要紧的。我已命人去请官家，你们姐弟还未见过，今日聚一聚，也了却我多年的牵念。”说着又泪水盈然，切切问她：“你好吗？我几次想出官找你，可惜身不由己。大内强敌环伺，稍有差错就会落得身首异处，你莫怨我。这么多年熬过来，如今五哥御极，奉我为太后，才让我盼到这个时机。秭儿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娘娘是没有办法……”

没有办法，人人都有苦衷。她低着头不说话，因为拿捏不准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她。说恨，毕竟血浓于水，恨得再凶，她也是母亲；说不恨，她爹爹长久以来的痛苦又怎么清算？他被愤懑和压抑拖垮，离世那年不过三十三岁。秭华想诘问她，然而不能。眼泪是最无用的东西，难过时用得上，高兴时同样用得上，谁能猜透它真正的含义？

她按捺住了，勉力笑了笑：“我知道娘娘的苦处，这些年爹爹教养我，你虽不在身边，我过得也很好，娘娘无须自责。”

太后脸色暗淡下来，低声道：“你爹爹……我对不起他。他临终时可曾提起我？”

人都已经不在，还在意那些做什么呢！秣华心生鄙薄，却很好地掩藏住了，只是灼灼望着她道：“爹爹每年带我去城外的衣冠冢祭奠，说那是我母亲的墓。现在看来，墓里埋葬的，不过是他的爱情。他临终时已经说不出话了，手里紧紧攥着一面镜子，后来小殓拳不可开，就让他带去了。娘娘知道那面镜子的来历吗？”

郭太后失神良久，终于掩面哭泣。那镜子是她的心爱之物，当初她离开李家时没有带走，谁知竟成了他所有的寄托。一个人不论爬到怎样的高度，心里总有个柔软的地方安放那些难忘的曾经。青梅尚小时的感情，富贵再滔天也浸淫不了。可惜已经没法诉说了，唯有眼睁睁看着它腐烂。

“我以为他会再娶，那时毕竟太年轻。”大袖掩住了半张脸，只露出光洁的额头。也不过转瞬，她又平静下来，长叹一声道：“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谁对谁错都不重要了。要紧的是眼下，你又回到我身边来了。我曾向五哥提起过，他也知道你，说娘娘应当寻回阿姊，莫让阿姊流落在乡野。”

她口中的五哥就是今上高斐，比她小一岁，今年十五。女人入宫，有了儿子才有底气。先帝子嗣单薄，前头几位皇子相继都薨了，到先帝晏驾时，只余这第五子，高斐便顺理成章登上了御座。

有时候努力固然重要，运气也是成功的一大要素。先帝宾天前，后位一直悬空，于是郭氏母凭子贵，从小小的昭容一跃成了太后，也不枉她当年那份决绝了。

母女两个虽离心，坐在一处倒也有话说。不一会儿内侍通报，说官家驾临。秣华忙起身退到一旁肃立，见槛外进来一人，穿云龙纹绛色纱袍，压方心曲领，腰束金玉带，旁系佩绶，生得龙章凤姿，一副好模样。到太后榻前拱手见礼：“知道娘娘今天接阿姊入大内，我心里着急，来不及换衣裳就赶到娘娘宫中了。”回身一顾，笑道：“想必这位就是了！”

早前听闻建安城中有美人，纤白明媚无人可及。高斐曾动过心思想收进宫内，没想到远兜运转，竟是同母异父的姐姐，难免叫人失望惆怅。再三再四看，这位阿姊长得真是好，楚腰卫鬓，蛾眉婉转，同她一比，禁苑之中顿无颜色。这样的娇俏人儿，归心可赏心悦目；不归心，等闲便可覆国矣。

秣华俯身行礼，高斐让了让，笑得分外和暖：“你我手足，在后苑不必太拘谨。娘娘寻回阿姊是好事，我今早召了几位大资^①商议。阿姊在外万万不妥，终得接

① 大资：资政殿大学士。

进宫来。然宫中无名无分不是道理，回头放旨加封，对阿姊也是个补偿。”

太后一听正了身子，面上却有些为难：“好虽好，只恐谏官有异议。”

高斐不以为然：“阿姊和我一母同胞，连个封号都讨不得，岂不叫我面上无光？谏议大夫纠弹归纠弹，不予理睬就是了。我没有兄弟，几位姐妹都出降了，眼下阿姊是至亲无尽的。我看阿姊封地不宜过远，就尊寿春长公主，娘娘以为如何？”

太后自然说好，面上喜形于色，引了她道：“圣上这样恩典，秣儿快来谢过官家。”

秣华盈盈伏身跪拜，高斐忙虚扶一把，朗声道：“阿姊不必多礼，外人看来天家威仪，其实身在其中的都知道，咱们和寻常人家没什么区别。阿姊在宫中只管从容，等行了册礼便有了食邑俸禄，和宗室正统的公主没什么两样。”

诸多的礼遇似乎可以冲淡彼此间的尴尬气氛，她心里安定下来，抿唇颌首：“多谢官家。我一向在民间，宫中规矩懂得不甚多，实在怕失了礼数。”

身在民间，血液中却有天生的高贵与持重，这是一般人不能比拟的。高斐含笑望向太后：“我瞧阿姊进退有度，毫无不妥。”

郭太后道：“她自己审慎，也是好的，回头派两位尚宫在旁稍作督促就是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握了她的手抚摩，“你爹爹替你请了先生没有？是何方名士？”

秣华略顿了下，含糊道：“府上是有位先生，算不得名士，学问却很好。当初落魄，爹爹看他有才学，便留下做了西席。”

太后点了点头：“你爹爹过世了，让你一人在外我不放心。还是五哥想得周到，往后就在宫里住下。请官家多留意，日后寻门良配风风光光嫁出去。女孩子家，总要有个靠得住的娘家，方不至于受人欺负。”言罢替她扶了扶髻上的羊脂茉莉簪，“我儿今年十六了吧？你爹爹孝期也满三年了，宫外有没有如意的人？女大当嫁，没什么可害臊的。说出来着人去查一查，瞧瞧门户怎么样。若过得去，定下也无不可。”

果真和她设想的分毫不差，认过了亲就该谈论婚事了。但是说起那个如意的人，她心里不免凄怆。她在幼小时曾有个极其要好的玩伴，他叫云观，是北钺愆帝的嫡子。当今天下三分，北有钺，西有乌戎，绥国的国力一度最为强盛，西北两国迫于压力，不得不将皇子送入建安。一般质子不用嫡长，崇帝是个刁钻刻薄的人，偏要反其道而行。储君长于他国，十几年下来早就没了斗志，届时再回朝继位，不怕他掀起大浪花来。云观就是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。

彼时两家府邸离得很近，一双小儿女来往频繁，吟诗和曲，投壶打马。云观囊括了她对所有美好最质朴的向往。那个瘦长的身影，填塞满了她整个的少女时期。

云观其人，人如其名，天生就是立在云端上的人。他有大钺最高贵的血统，母家一门显贵，世无其二。他还记得他倚在树下为她簪花的笑脸，他说待他即位，一定派遣使者来绥国求亲。他要迎她入宫，让她做他的皇后。

可是谁也没料到，他回钺的第二年就惨死在禁庭，据说面目模糊，身首异处。她得知消息，哭了整整三天。崔竹筵说他的死其实不是意外，是有人蓄谋夺嫡。悯帝有二子，死了一个，剩下的那个就是最大的受益者，如同高斐一样，登上皇位顺理成章。她痛失所爱，可惜鞭长莫及。好在她是个有耐心有运气的人，终让她等到这一天，使把力，也许就能为他报仇了。

钺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钺，如今强盛不容小觑。所以绥国要联姻，要送一个有封号的公主过去，这些都在她意料之中。她也没有必要再保持得体的微笑，他们接她进宫，之前一定早就查探过了。若不是有她和云观那一层，太后未必会认她。至于高斐力排众议，也不过是为这不甚可靠的亲情加重砝码罢了。言官为什么要反对？凭空变出个公主来，送到敌国以维系两国关系，不是天大的好事吗？

她低了头，微别过脸：“娘娘别问了，我是个没有福气的人。”

郭太后和高斐对看了一眼，和煦道：“怎么会呢！你回到娘娘身边，又有官家为你做主，还要怎样的福气？你有心事不妨和娘娘说，咱们至亲骨肉，大可不必避讳。”

她依旧摇头：“今天是好日子，女儿不想扫娘娘和官家的兴。来日方长，有了机会再说也不迟。”

太后哦了声：“也是，忙了一早上，该当歇一歇了。”转头吩咐内侍：“叫孙娘子来，领长公主去宴春阁。”又对她笑道：“那地方景致奇好，你且安顿下来。公主的册礼要略作准备，一切等加了封再议罢。”

殿外有位贴花钿、点面靥的宫妆丽人过来引路，秣华向太后及官家道了万福，便跟着出了慈福宫。

宴春阁在宫掖一角，阁旁有湖，湖中有湖心亭。孙娘子带她过花圃，往前一指笑道：“那是飞华亭，长公主闲来无事，去亭中观鱼是个好消遣。”

她含笑应了，孙娘子差人抬熏炉进来，熏罢了殿，客套两句便辞出去了。

日头渐高，站在檐下看鹁鸟在柳枝间穿梭，立久了有些晕眩。她转身回殿内，舒

袖在榻上躺下，兀自盘算起来——今天入夜太后应当会来，借着母女间叙旧亲近，必定有一番话要讲。其实她不耐烦这样的牵扯，早就遗忘的东西失而复得，并不值得欢欣雀跃。她抬臂遮住眉眼，指间盘弄一块块，缺口压着掌心，嵌进肉里也浑然不觉。心里只余下无边的空洞，令人窒息。

迷蒙间做了个梦，自己在光影错落的长廊上飞快奔跑，前面似乎有人在等她，也许是云观。她跑得气喘吁吁，渐渐近了，一个高挑的身影就在眼前。那人穿销金刺绣的绯色常服，领口端正，衬着白纱中单。男人穿正红不显得俗媚，反倒有种高高在上的气度。

那是云观吧！是他吗？她高兴起来，扬声喊他的名字。恍惚又回到十来岁的时光，她牵着他的衣袖说：“你终于回来了！咱们去抓蚂蚱吧，现在就去。”

可是他却把手抽了回去，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冷漠姿态。她诧异抬头看，那是张陌生的脸，凶狠强悍，眉间隐隐有怒意，原来不是云观！

她吓了一大跳，倒退好几步，想逃，被他揪住衣领拎了起来。她太渺小，落进他手里简直像个傀儡。领口勒得她喘不上气，她恐惧至极，慌忙去夺，推搡之间猛打个激灵醒过来，才发现满身冷汗淋漓，湿透了背上的中衣。

一个梦，让她萎靡不振好久。太后来的时候初掌灯，秣华坐在幽暗的帘幔后面，看她左顾右盼寻人，身后跟着两个手托红漆盘的宫婢。

她褪了鞋，赤足走出来，轻轻叫了声娘娘。

太后回过身，见她惨白着脸，着实吃了一惊：“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样难看！”说着忙把她拥进怀里察看。这孩子生得漂亮，精神不足，反显出羸弱可怜的美态来。

相携坐到榻上，再问她缘由，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没什么，做了个噩梦，唬着了。”

太后听了发笑：“梦都是假的，有什么好怕的。”

她黏人得厉害，枕在她肩头喃喃：“是个很可怕的梦，很可怕……”

太后只得安抚她，毕竟是自己肚里出来的，终归一千一万个舍不得。待她情绪平稳了些才问：“我听说你夜里没吃饭，怎么办呢，是初来大内不习惯吗？”示意宫婢把东西放下，亲自挽了袖子上去揭盅盖，边舀七宝素粥边道：“胃口不好吃得干净些就是了，不吃不行，夜长得很，恐饿坏了肚子。”递过银匙来，把碗搁在她面前的凭几上。

秣华伸手去牵她腕子：“娘娘今晚同我睡吧，这阁分太大了，我一个人害怕。”

太后欣然应允，母女间亲厚是天性，哪怕各怀心思，只要面对面，那份温情用不着

伪装。

“看着你，就像看到年轻时的我。”太后含着笑，嘴角挑出一个落寞的弧度，“我初入宫时也像你一样，觉得殿宇又高又深，一个人住着害怕。”

秣华抬眼望她：“娘娘为什么一个人住？先帝不和娘娘在一处吗？”

太后缓缓摇头：“这宫里有数不清的媵御，就算官家宠幸，也没有夜夜留在你阁内的道理。宫里的女子都是这样，一年中有大半的时间一个人独处，要学着看开、看淡，否则日子便熬不得。”

舍弃那个忠贞至死不渝的丈夫，攀附权贵，落得夜夜孤枕，这就是她想要的吗？秣华不能理解，一个头衔何以有这么大的魅力。她想自己还是随爹爹多一些，看重感情，也懂得尊重自己的良心。

“那皇后呢？如果娘娘是皇后，是不是就能和先帝长相厮守？”

太后的眉心舒展开来，语调变得轻快许多：“那是自然。夫妻敦睦，连那些言官都不得置喙。我记得前朝有位过继的皇帝，与皇后少年夫妻，感情至深。皇后生性泼辣，容不得皇帝身边有别人。太后觉得不妥，差人劝说，皇后直言：‘我嫁的是当初的十三团练，并不是你的官家。’依旧我行我素，太后亦无计可施。”说着顿下来，目光殷切地划过她的脸，“女子入宫，当为皇后。若我的女儿有朝一日踏进他国的禁庭，我绝不让你受娘娘同样的苦。这世上一切名分都是假的，只有正妻元后的金印才是真的。”

秣华闻言羞怯道：“娘娘快别取笑我了，我无才无德，万不敢妄想这个。”

太后倒也不逼得紧，瞧她慢慢用完了一盏粥，叫人来伺候她漱口。

夜间风大，直棂窗半开，吹得案头灯火摇曳。她换了件淡绿的春锦长衣，雪白的皮肤衬得那绿尤为鲜嫩。太后捋捋她的乌发，母女两个一头躺着，说些体己话。可是说到她爹爹时，太后总是沉默，隔了很久才道：“我曾后悔过，当时不该抛下你们父女入宫来。我那时也是耳根子软，听了别人的调唆，一个人形单影只时，十分想念你和你爹爹。可是大错已经铸成了，没有回头路走。我只有一步一步往上攀，因为不上则下，宫廷倾轧会令人尸骨无存。”她叹了口气，“有时也觉得疲累，照理说五哥做了皇帝，已经没有什么能威胁到我，其实不是。绥国有内忧，也有外患。乌戎尚且不足为惧，叫人不安的是钺。北钺日渐强盛，而五哥初登大宝，虎视眈眈的人不在少数。”

秣华静静听着，状似无意地应了一句：“何不与钺修好，先除外患，再解内忧。”

“你说得很是。五哥如今还未册立皇后，我曾想过派人去汴梁求亲。可惜大钺也是

子嗣不兴。帝姬里没有待字的，宗姬又怕牵制不住钺廷，所以这事就搁置下来了。”太后侧过身，一弯雪臂松散地搭在她身上，慢慢地，哄孩子似的一下下轻拍。

她想了想，迟疑道：“没有别的办法吗？”

太后道：“不能娶，只有嫁。可绥国的情况和钺一样，先帝留下的三位公主早已经出降。就好比一盘羔儿肉摆在面前，苦于无箸一样，可惜得紧。”

看样子到了“话又说回来”的时候了。秣华索性缄口不言，牵起被子捂住了半张脸。

太后终于按捺不住，试探道：“今日问你有没有下降的人选，我看你神情有异，就命内侍出去打探了一番。秣儿，你与晋德怀思王殷重光可有过盟誓？”

言归正传了，秣华松了口气，道：“可惜没等到他登基的一日，否则两国还可少些兵戈。”

太后无限怅惘：“他仁厚，手段不及他庶兄。他在建安十几年，殷重元早就操控了大钺军政，岂能容个毫无寸功的人凌驾于他之上？老天是没有开眼，让他庶兄继位，不单怀思王无处申冤，绥国也多了个虎狼敌人。”

既然到了这份儿上，她也顾不得其他了，挨过去一些，细声问：“娘娘先前说，殷重元还未册封皇后？”

这人委实奇怪，登基三年不立后，也没有宠幸过哪个妃嫔。从探子发回的密函上看，性情简直称得上莫测。譬如他近乎病态的偏执，他生活的地方一切要按原样摆放，半分也不许动。只为一个小黄门擦拭香炉后纹饰摆错了方向，他可以下令将人剥皮揸草，悬挂于拱宸门上。

这样不通的性格，却有个思想强大的头脑。钺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落入他掌中，他一步一步把这个弱国扶持起来，再过不久恐怕就会筹划吞并天下。因此一定要除掉他。一旦大钺群龙无首，便无法和绥抗衡了。

“钺国无后，或许是殷重元眼光过高了。秣儿，娘娘问你一句话，只问一次，你若不答应，绝不再问第二遍。”太后似乎比她还紧张，用力握住了她的手腕，“你……愿不愿意和亲，入大钺禁庭，做殷重元的皇后？”

秣华笑起来，眼睛里却是无边的荒凉，她说：“娘娘，我愿意。”